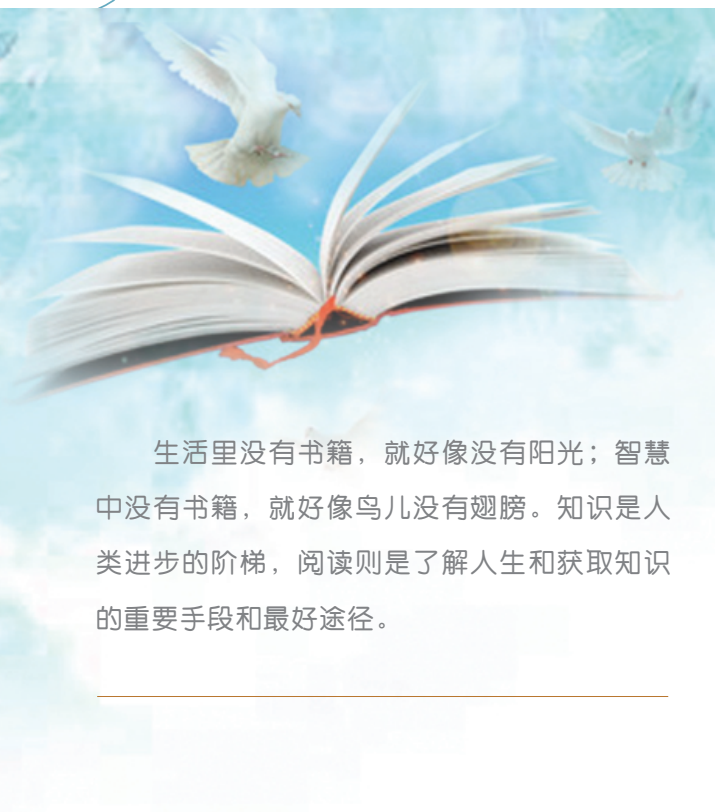


# 阅读

第622期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# 青春余梦

□ 孙犁

我住的大杂院里，有一棵大杨树，树龄至少有七十年了。它有两围粗，枝叶茂密。经过动乱、地震，院里的花草树木都破坏了，唯独它仍然矗立着。这样高大的树木，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，确实少见了。我幼年时，我们家的北边，也有一棵这样大的杨树。我的童年，有很多时光是在它的下面、它的周围度过的。我不只在秋风起后，在那里捡过杨叶，用长长的柳枝穿起来，像一条条的大蜈蚣；在春天度荒年的时候，我还吃过杨树飘落的花，那可以说是最苦最难以下咽的野菜了。

现在我已经老了，蛰居在这个大院里，不能再向远的地方走去，高的地方飞去。每年冬季，我要生火炉，劈柴是宝贵的，这棵大杨树帮了我不少忙。霜冻以后，它要脱落很多干枝，这种干枝，稍稍晒干，就可以生火，很有油性，很容易点着。每听到风声，我就到它下面去捡拾这种干枝，堆在门外，然后把它们折断晒干。

在这些干枝的表皮上，还留有绿的颜色，在表皮下面，还有水分。我想：它也是有过青春的呀！正像我也有过青春一样。然而它现在干枯了，脱落了，它不是还可以帮助别人生起火炉取暖吗？是为序。

我的青春的最早阶段，是在保定育德中学度过的。保定是一座古老的城市，荒凉的城市，但也是很便于读书的城市。在这个城市，我待了六年时间。在课堂上，我念英语、算算术。在课外，我在学校的图书馆，领了一个小木牌，把要借的书名写在上面，交给在小窗口等待的管理员，就可以拿到要看的书。图书管理员都是博学之士。星期天，我到天华市场去看书，那里有一家卖文具的小铺子，代卖各种新书。我可以站在那里翻看整整半天，主人不会干涉我。我在他那里看过很多种新书，只买过一本。这本书，我现在还保存着。我不大到商务印书馆去，它的门半掩着，柜台很高，望不见它摆的书箱。

读书的兴趣是多变的，忽然想看古书了，又忽然想看外国文学了，又忽然想研究社会科学了，这都没有关系。尽量去看吧，每一种学科，都多读几本吧。后来，我又流浪到北平去了。除了买书看书，我还好看电影，好听京戏，迷恋着一些电影明星，一些科班名角。我住在东单牌楼，晚上，一个人走着到西单牌楼去看电影，到鲜鱼口去听京戏。那时长安大街多么荒凉、多么安静啊！一路上，很少遇到行人。

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。饥饿了，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，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，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。

有一阵子，我还好歌曲，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，我们要呼喊。无论保定还是北平，都曾使我失望过，痛苦过，但也都给我安慰和鼓舞，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。我在那里得到过朋友们的帮助，也爱过人、同情过人。写过诗，写过小说，都没有成功。我又回到农村来了，又听到杨树叶子，哗哗的响着。

后来，我参加了抗日战争，关于这，我写得已经很多了。战争，充实了我的青春，也结束了我的青春。

我的青春，价值如何？是欢乐多，还是痛苦多？是安逸享受多，还是颠沛流离多？是虚度，还是有所作为，都不必去总结了。时代有总的结论，总的的评价。个人是一滴水，如果滴落在江河，流向大海，大海是不会渴死的。正像杨树虽有脱落的枝叶，它的本身是长存的。我祝愿它长存！是为本文。

（摘自《当代》公众号）



## 将手机静音

□ 彭程

我把手机铃声设置成静音状态，已经一年多了。这个动作，差不多与退休同步。办完手续，走出一座数十年间无数次进出的办公楼，心头袭上一缕怅惘的同时，也真切地生出一种轻松。退休意味着人生频道的转换，生命转入另一方天地，生活呈现为殊异的形态。

立竿见影一般，手机的电话铃声，骤然间大幅度减少，仿佛刮了一整天的风，到黄昏时分停止了，天地间一片静谧，甚至让人感觉有点儿不适应。消失了的来电，一大半都是与工作有关。没有及时接到任务派遣，错过了某个会议通知，耽误了某件突发事件的处置……这些曾经因未闻手机铃声而发生的过失，今后也不必担心出现，诸多事项从此不再列入你的责任清单。我与许多仍然在职的同事，此后彼此之间也将少有音问，就像是到公园里集合走路的人们，分散走入被树篱隔开的不同甬道，面容笑声都变得模糊。退休便是这样一道无形的树篱。

这是我手机静音的重要缘由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这个念头既不会有也不敢有。

静音最明显的好处，是摒除了广告电话的侵袭。虽然手机屏幕上每天都会显示有若干个未接陌生电话，但因为听不到，也就等于不受干扰。这些电话号码，基本上都来自各种广告推销。将它们一一设置屏蔽，心里有一丝童稚般的得意，像一个捉迷藏游戏中终于摆脱了寻找者的孩子。

三五故交好友的联络，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。无非是问候近况，约定时间聚会，或转发某些讯息或段子。这些都不是急迫之事，不需要拨打电话，彼此间都默契地诉诸文字，或者留下语音。它们并不要求即刻收取，回复也是可早可迟，也就不必担心会延误什么。

手机静音了，物理功能的改变，也助力于心理场域的调整。喧嚣转入安宁，芜杂归为单纯，一种笃定感在向内心回归，并一点点膨大。我可以几个小时专注地看一本书，沉浸于其中的思想或情感，可以从容地在公园里行走半天，观赏新芽绽放或者枯叶飘零。这样的时刻，恍若回到了逝去已经很久的岁月，回到了没有手机的当年。因此，将手机静音，也仿佛是一个生命重置的隐喻。

但我要说，将手机静音，还缘于一种牵念的丧失，关乎一个我下意识里总是避免去触碰的事实：父母已经辞世。

数十年前，参加工作不久，与一位同事闲聊，说起日常担心之事，他说最怕突然接到外地老家的长途电话。那时电话还不普及，主要的联系方式还是写信，因此打电话往往是因为有紧急事情，其中一部分又与不祥有关，譬如突发的灾祸，譬如长辈生病甚至离去。

同事比我年长，因此他的担忧，延迟地出现在我的身上。随着父母日渐年迈体衰，这种感受变得真切，仿佛从远方缥缈的云雾，化作掌心粗糙的石块，具有了实体的质感，也更加能够理解《论语·里仁》中孔夫子的纠结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里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即使后来家庭电话普及，座机又变成更为便捷的手机，即使父母已经离开故乡搬到同一座城市，住处与我相邻，但担忧未尝减弱，晚上睡觉也不敢关闭手机，担心随时会有什么情况。几年前的一个春日，正是这样的一个电话，让正在附近公园走路的我飞快地赶回家，将突发脑溢血的父亲及时送往医院，使其生命得以延长了一段时日。

十几年的时间中，排在我的手机通讯录最上方位置的那个座机电话号码，先是为两人共用，后来变成了一人使用，再后来成为无主，最后是被注销。曾经按动电话机键盘撒欢的那两具肉身，已经先后化为云烟，进入另一个世界。那个号码的啞哑，让我在卸下作为社会人的职责之前，先行解除了一项家族人伦义务。那是一种怪异的轻松感，带着几分无所依傍的空落，几分蓦然袭来的隐痛。

父母过世几年了，电话仍然存在手机里。曾经有几次，我看着那个无比熟悉却已不复存在的号码，想着过往的漫长岁月，往事历历，都来心上，恍惚间依稀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

但我明白，这只是心神出窍时的幻觉。手机屏幕上，那个号码再也不会闪亮。它已经永远静音。（摘自2025年4月30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## 夜饮东坡醒复醉：酿酒

□ 刘阳

01

苏轼爱喝酒，但酒量很差。他自己在《书东皋子传后》中说过，“天下之不能饮，无在予下者；天下之好饮，无在予上者。”就是说，全天下没有人比他更不能喝酒，但全天下也没有人比他更爱喝酒了。喝几杯就醉，只享受喝酒的过程，几杯酒下肚，诗兴和文兴更浓，下笔如有神助。东坡居士的不少好文章，就是这么写出来的，比如这首非常有名的《临江仙》：夜饮东坡醒复醉，归来仿佛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鸣。敲门都不应，倚杖听江声。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縠纹平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

这首词写在苏轼被贬黄州期间。这是一首很有趣的小词。夜幕降临，忙碌了一天的东坡居士坐在东坡自斟自饮，醉倒后又醒来，醒来后又醉倒。回家时夜色浓重，负责守门的家童睡熟了，怎么敲门都不来开门。无奈之下，东坡居士只能在门外听着江边的水声，等着天亮。

此时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。古代官员在被贬滴时算是罪人，不能随意走动，也不能辞官不干，甚至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向地方官汇报。身不由己，前途一片迷茫，所以苏轼才会说“长恨此身非我有”。江水滔滔，静谧的夜晚引得人无限感慨。何时才能忘却这些世俗名利，乘一叶小舟，在烟波浩渺中去享受自在的余生呢？

苏轼在另一首脍炙人口的词中说：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。”饮茶、喝酒、作诗，这样平实的日常生活陪伴他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。不论是金榜题名时还是银铛入狱时，诗和酒都能带给他最简单最纯净的快乐。

02

宋代餐饮业虽然发达，想在开封痛快喝酒却不那么容易。宋代实行酒的官营垄断制度，理论上是禁止民间私人酿酒贩酒的。想在开封卖酒，要取得许可证，拥有许可证的店被称为“正店”，在这里可以大大方方买酒喝酒；而私下里卖自酿酒的小店被称为“脚店”，这种店不能在明面上挂酒旗，只能私下卖酒。

官酒产量少，价格高，无法满足苏轼的需求。于是在左迁黄州后，他便开始研究自己酿酒。为此他写了一篇《饮酒说》，记录自己学习酿酒的过程，一开始“曲既不佳，手诀亦疏谬，不耐而败，则苦硬不可向口”。因为酒曲不对，技术也不熟练，酿出来的酒又苦又难喝。不过他心态很好，说这种酒中含着酸甜苦辣的滋味，喝了之后能醉人就可以了。至于来喝酒的客人喜不喜欢，那就跟我没有关系了。话虽这么说，苏轼还是非常认真地学习酿酒技术，基本上他每到一个地方，就会研发一种当地的特色酒。在黄州时他酿造的是蜂蜜酒，写了一首《蜜酒歌》：真珠为浆玉为醴，六月田夫汗流泚。不知春瓮自生香，蜂为耕耘花作米。一日小沸鱼吐沫，二日眩转清光活。三日开瓮香满城，快泻银瓶不须索。百钱一斗浓无声，甘露微浊醍醐清。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，天教酿酒醉先生。先生年来穷到骨，问人乞米何曾得。世间万事真悠悠，蜜蜂大胜监何侯。

苏轼在小序中说，他在偶然间得到了西蜀道人杨世昌酿酒的秘方，用糯米、蜂蜜为原材料，放在罐子里发酵，第一天酿酒缸里的酒液开始像小鱼一样吐泡泡，第二天酒液清亮光亮，第三天打开酒缸居然闻到酒香。这甘浓的美酒清亮迷人，你看那南园中的蜜蜂像雨滴一样浓密，看来上天酿酒想要醉倒他！虽然他在黄州这里生活困顿，有时候想讨米都讨不到，蜜蜂却给了他这样的馈赠，这世间的事，怎么能说得好呢。

不过，据尝过苏轼蜂蜜酒的人说，这酒不仅不甜，喝了之后还导致了严重的腹泻。有人忍不住好奇，去向苏轼的两个儿子这是怎么回事，苏迈和苏过听了之后大笑不已，说其实苏轼就酿过一次蜂蜜酒，味道跟传说的完全不一样，想来可能是苏轼太心急，总是打开观察酒酿得怎么样了，导致酿造失败。喝了之后只是让人拉肚子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

这次尝试不成功，并没有打消苏轼酿酒的积极性，反而让他更加热爱酿酒。58岁第二次到定州（今属河北保定市）做官时，苏轼用麦黍和松节作为原料酿出了中山松酒，这种酒在诗词中没有提到过，苏轼只因为它写了一篇赋，据说采用了比较先进的蒸馏技术，口感甘甜微苦。

到了惠州后，因为惠州气候温暖、物产丰富，苏轼一口气研发了四五种酒，有用桂枝酿造的桂酒；用白面和糯米酿造的“真一酒”；单用糯米酿造的黄酒“罗浮春”“万家春”。后来到了海南儋州，又尝试了用天门

冬汁搭配粮食酿造天门冬酒。

03

酒是人类最古老、普及性最高的饮品，不管是从流传时间还是传播范围，酒都覆盖了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。中国古代的酒大概分为三种，比较常见的是以各种谷物为原材料，加上酒曲发酵酿造的黄酒，还有以葡萄酒为代表的果酒，以及混入一些草药，具有一定的养生、药用功效的药酒。

在苏轼的诗文中，提到最多的当数各种米酒、黄酒，前面提到的“真一酒”“罗浮春”“万家春”都属于这个类别。古代文献中，最早记录酿酒技术和方法的，是写于北魏时代的《齐民要术》，在这个时代，酿酒技术已经非常完备。到北宋时期，还出现了关于酿酒的专业《北山酒经》。在唐代之前，中原地带已经出现了不少味道醇美、酒性浓烈、最有名的叫“桑落酒”，传说出自一位名叫刘白堕的酿酒匠之手。自魏晋到唐代，这种酒都非常受欢迎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，有一位刺史带着桑落酒去上任，路上遇到了土匪劫道。土匪喝了他带的酒，当即醉倒，皆被擒获。因为这个故事，桑落酒后来也被称为“擒奸酒”。到了唐代，这酒进入了皇宫，成为皇家宴会的必需品，唐玄宗还把这种酒赏赐给安禄山。苏轼也尝过桑落酒，同样是在惠州，写下了“枇杷已熟粲金珠，桑落初尝滟玉蛆”的诗句。

苏轼酒量差，喜欢喝度数不高的果酒，如椰子酒、用黄柑酿造的“洞庭春色”酒，还有葡萄酒。果酒在宋代之前是比较少见的，人们常喝的只有葡萄酒。“葡萄酒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，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带回葡萄酒后，葡萄酒就带上了浓浓的异域色彩。汉代中原地区开始种植葡萄，但没有用来酿酒，所以葡萄酒是很珍贵的稀罕物。汉灵帝时期，宦官专权，有人给中常侍张让送了一樽葡萄酒，就给自己换来了梁州刺史的官职，可以说是一酒值千金了。

唐太宗时期，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传入了中原，唐人开始自己酿造葡萄酒。刘禹锡的《葡萄歌》记载了时人种植葡萄、用葡萄酒的过程：“自言我晋人，种此如种玉。酿之成美酒，令人饮不足。”种植规模不断扩大，葡萄酒造价降低，逐渐普及，到了宋代葡萄酒才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享了。

说起对待酒的态度，宋代文人普遍没有唐代奔放豪迈。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，酒在他的诗文中更多的是一种附属品，是推动他思考宇宙万物的催化剂。酿酒也只是个人爱好和打发时间的消遣。唐人则不同，似乎个个都是杜康再世、刘伶转生。杜甫写《饮中八仙歌》里面提到了贺知章、李适之、汝阳王李琎、崔宗之、苏晋、李白、张旭、焦遂八个人对酒的痴迷之态，所以叫作“饮中八仙”。因为酒文化盛行，唐代达官贵人家里往往会有自酿酒，逐渐发展出了一批有口皆碑的家酿好酒。唐初宰相魏徵家里就擅长酿酒，酒名叫“翠涛”，连唐太宗都写过诗称赞。还有焦革家酿酒、汝阳王李琎家酿酒、白居易家酿酒等。

唐宋时期气候温暖，粮食产量高，自然就有大量富余的原材料可以用于酿酒。到了唐代后期，朝廷看到私酿酒市场繁荣，利润丰厚，有意掌控酿酒业，增加税收，于是禁止了私人酿酒。但禁令效果不佳，后来也便不了了之。直到宋代，朝廷延续了唐代禁止民间酿酒的规定，给酒店发放官方经营的许可证，这才有了“正店”和“脚店”之分。不过因为朝廷时不时颁布禁酒令，加上各种饮子、茶水的兴起，喝酒在宋代的热度远远比不上唐代。

04

苏轼喝酒远不如李白、白居易那样豪放，但他对酒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。苏轼现存两千八百多首作品中，含有“酒”“饮”或“醉”等字样的多达六百五十九篇，约占其诗歌总数的五分之一。正因为有了酒，才能有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的千古绝唱。晚年的苏轼谪居惠州，更能体味人生真正的乐趣，在他看来，施药于人、请客饮酒是人生的一大乐事。看到生病的人拿到药解除病痛，看到朋友来家里喝到了自己酿的好酒，他心中的安宁和满足无可比拟。

在夏日夜晚，约上三五好友，在夜色下喝酒，谈天说地，吹风看景，还有什么比这更闲适呢？（摘自《好吃！苏东坡》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）